

屏東新埤六和念佛堂歲末講話—淨宗學會的緣起 悟道法師主講
(共一集) 2022/12/24 屏東新埤六和念佛堂
檔名：WD32-133-0001

諸位同修大家好。阿彌陀佛！請放掌。時間過得很快，我們今年又快過去了。今天國曆是十二月二十四日，再過一個星期國曆年就到了，農曆年也剩下一個月。

今年我們導師上淨下空老和尚他老人家在七月二十六日凌晨兩點往生了，這個也是我們淨宗的一件大事情。我們淨老和尚一生講經說法，早年大經大論都講，講了很多部經典。小乘經典也有講，比較少，大經大論講得不少。他老人家特別喜歡的是《大方廣佛華嚴經》，這部經典是他年輕的時候，從大陸到台灣來（因為戰爭種種的因緣不能求學，後來當了軍人跟著國民黨到台灣來），他很想再學習，他是一個很好學的知識分子，喜歡學習。當時他想學哲學，他就先去聽聽每個教授講的，看哪一個教授講的比較合他的口味，在我們佛法講，比較有緣。後來他聽了台大方東美教授，也是他們安徽家鄉人，桐城（廬江隔壁），他就想跟他學哲學，很恭敬的寫一封信，想到台大去旁聽。但是方教授拒絕了，當然他很失望，覺得他想學習，沒有這個因緣。後來方教授找他去，就跟他問一些情況，知道他學習態度非常的恭敬，表示真的要學習，所以寫的書信，寫得很工整、很誠懇。後來方教授就給他講，叫他不要到學校去，真的要學，到他家去，就是一個星期（星期天上午九點到十一點）兩個小時，一對一在方東美教授他家的小客廳單獨授課。

方教授為什麼不同意他去學校聽課？他就跟他講，你到學校認識很多教授，很多學生、同學，每一個教授講的觀點、理念都不一樣，你聽多了，你接觸多了，到底誰講得比較正確，恐怕你就無所

適從。所以方教授就跟他講，如果你真的想跟我學，就不要到學校去，專門聽我講課，你這樣比較有系統，不會雜、不會亂。後來我們老和尚才明白方教授他的苦心，真的要教他，也是他的誠心誠意感動了方教授。所以方教授從西方哲學、東方哲學、印度哲學，最後一個單元講到佛經哲學。佛經哲學，我們師父上人當時聽了很驚訝，他從小讀小學、讀中學，老師都跟他們講佛教是迷信。而且佛教只是一個宗教，不但是宗教，還是低級宗教，高級的宗教是一神教，佛教神那麼多，是低級宗教，泛神教。所以對宗教，當然就沒有好印象。所以他覺得很驚訝，我們老和尚他就請問方教授，佛教不是迷信嗎？迷信，怎麼會有哲學？方教授才跟他講說，你年輕，你還不知道，佛教不但有哲學，而且還是這個世界哲學的最高峰，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所以這句話打動了他的心。

方教授他也寫華嚴哲學，他是讀《華嚴經》寫了華嚴哲學。這個因緣是方教授，抗戰的時候有段時間生病到四川峨眉山山頂上的寺院去養病，山上沒有報紙，他就拿佛經來看，看到《大方廣佛華嚴經》，他看了非常驚訝，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他看出了佛經是世界上最高峰的哲學，都在《華嚴經》裡面。所以他有本著作叫《華嚴宗哲學》，我記得早年在台北景美華藏佛教圖書館，我們老和尚曾經送我這本書。

我們師父上人他跟著方教授學哲學，自然也很仰慕《華嚴經》，所以他一生《華嚴經》講了不少，講到第十七年（那早年，我還沒有出家有聽我們師父上人講《華嚴》，講了很久），他想到一個問題，《華嚴經》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一生成佛，他是修什麼法門？結果仔細一看，第一個參訪的善知識，德雲比丘教他念佛；第五十三參，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導歸極樂，一頭一尾，始終就是念佛。原來他並不想修淨土法門，在台中慈光圖書館求學，雪廬老人曾經

多次勸他學淨土法門，他是沒反對，但是也不是很喜歡修淨土。是他自己講《華嚴經》，講到最後自己想到這個問題，再仔細去看《華嚴》，才發現到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第一個善知識到第五十三個善知識都是教他念佛求生淨土。念佛法門就涵蓋這當中五十一位善知識所有的法門，也可以說，所有的法門都是念佛法門，從廣義的來講，都是念佛。因為佛是覺悟的意思，覺而不迷就是佛。明心見性，大徹大悟，見性就叫成佛，見到自己的本性就成佛。所有的法門修到最後都是這個目標，明心見性，見性成佛。所以我們覺而不迷，那就是佛。所有法門，你修最後就是覺而不迷、正而不邪、淨而不染，這個六祖講的，回歸自性三寶。所以所有的法門，實在講都不離念佛法門。

我們現在修淨土，這個是要專修，專修念佛法門。我們淨老和尚看到五十三參，這個門道他看出來了，後來晚年韓館長往生之後，這個二十幾年就偏重在弘揚淨土。館長往生是一九九七年三月五日，一九九八年我們老和尚就到新加坡去，去那邊弘法三年半。一九九八年也在新加坡講了一部《地藏菩薩本願經》，這是過去安徽九華山佛教協會仁德老和尚啟請的，啟請他講《地藏經》。原來要請他到九華山去講，我們師父還交代我去領眾打地藏七，白天打地藏七，然後晚上他講《地藏經》。但是當時因緣不成熟，所以就在新加坡講，講了一部《地藏菩薩本願經》。這個現在網路上都有這些音檔，影音資料都有。

到了八十五歲之後，就是專講黃念祖老居士的《大經科註》。早期講，都是直接講經文，就是夏蓮居老居士會集的《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是《無量壽經》五種原譯本會集的。五種原譯本內容出入很大，這一本有的那一本沒有，那一本有的這一本沒有，所以《無量壽經》從印度傳到中國，一直到清朝末年，到

民國，受持《無量壽經》的人很少，大多數大家都是只有讀《佛說阿彌陀經》。《無量壽經》是淨宗第一經，讀誦、受持的人反而少，歷來祖師大德註解也很少，這個註解都比日本、韓國的祖師少，日本、韓國祖師註解《無量壽經》還比中國多。這個問題，也就是說《無量壽經》在現在中文《大藏經》裡面有目錄的，有十二種翻譯，有經題的有十二種，但是經文只剩下五種，其他七種只有經題，經文的部分就遺失了，沒有了。從這個地方可以知道，《無量壽經》佛當年在世講不止一次，多次宣講，而且每一次講的內容也都不一樣。不像其他的經典，其他的經典，從印度梵文翻成中文，雖然有很多種翻譯，不同的法師翻譯，但是內容仔細看大同小異，沒有什麼出入，只是翻譯的人他用的文字，他的用詞，有的直譯，有的是意譯（翻意思），有的是直接翻譯的，那就不一樣，但是內容大致相同。這個說明佛就講一次，所以這個內容是一樣的，同樣一個梵文版，這個翻譯也就沒有什麼出入，出入不大。但《無量壽經》出入太大了，從這一點可以證明佛當時不止講一次，很多次，而且每一次講，對象不一樣，講法就不一樣。翻譯十二種，內容不一樣，你要全部讀，實在講是有困難。現在人叫我們讀一種，我們都覺得不是很容易，你說那麼多，特別現代人更沒有時間。所以這個問題就造成中國在淨宗弘傳上，大家只有持誦《佛說阿彌陀經》，《無量壽經》就很少人去誦，太多種，不曉得持哪一本比較好。

也有人受持，《無量壽經》。我還沒有出家，我十六歲的時候，接觸到《無量壽經》是曹魏康僧鎧翻譯這一本。就三國時代，曹操那個時代翻譯的，這一本是現在中國佛教比較普遍受持的《無量壽經》，但受持的還不是很普遍，沒有《佛說阿彌陀經》那麼普遍。這個問題，早在宋朝王龍舒居士就有發現這個問題。王龍舒居士是進士出身的，他國學底子很好，他就發願會集，但是他只有看到

四種，四種原譯本。有五種原譯本，他只看到四種，《大寶積經·無量壽如來會》，這一部他沒看到。而且他會集改動原來翻譯的文字，他改動了，所以他會集的經本叫《大阿彌陀經》，大本的《阿彌陀經》，《佛說阿彌陀經》是小本的。改動翻譯人的文字，那不是他翻譯的，他只是會集，後來的祖師大德對這個都有意見，就是不應該改動。當然他改動的意思是不會錯，因為他的國學底子好，佛學的底子也非常深厚。他念佛是站著往生，當然他做這個是沒有問題。但是祖師為什麼反對？因為這個例子不好開，開了這個例子，如果以後的人效法他這個例子，國學程度沒有他那麼好，這個也改一個字，那個也改一個字，改到最後，整個經文就不能讀了。這是預防這個弊病，所以後來祖師大德就是不讚歎，不支持，不同意這種做法。當然王龍舒居士他的程度，他改動的文字比原來翻譯的文字用詞，用的字是更好，意思更精確，但是祖師反對，不同意他這個做法。後來到清朝又有會校本，那也是有瑕疵，就是內容不完整。

所以前後總共從宋朝到清朝，一共做了四種會校本，都不圓滿，所以讀的人還是少，還是很少人去讀。所以到了民國初年，夏蓮居老居士他發心再把五種原譯本做會集，避免前人做的這些缺失。他沒有改動原來翻譯的文字，用了整整十年的時間，把五種原譯本會集。我們現在各淨宗學會，大家是依這部經做為主修的經典，大家讀誦非常歡喜。我們淨老和尚在雪廬老人往生那一年，那一年是一九八六年，他在台中跟雪廬老人學習經教學了十年，要離開到台北來弘法，雪廬老人把《無量壽經》會集本，夏蓮居老居士會集的（當時雪廬老人他有做一個眉註，就是用毛筆，字寫很小，註解在《無量壽經》經文的旁邊。原來版本是木刻版的，用木版去刻字，去印的。那是以前印刷術還沒有這麼發達，所以一張一張的去刷去

印。大家如果有到大陸金陵刻經處去看，現在他們還有用這個傳統的，一張一張的，這樣印的，印一天，印沒有幾本經，線裝書。這一本就是交給我們淨老和尚，我們淨老和尚當時他要到台北來弘法，就給雪廬老人(就是李老師)報告，說他想到台北來弘揚講這部經。這部經是律航法師帶到台灣來的，律航法師他在家的時候是軍人，是軍人出家的，是他帶過來，他從大陸帶過來。台中李老師看到這一本，就是把它做一個眉註。當時我們淨老和尚到台北要講這部經，李老師(就是雪廬老人)不同意，他說你還年輕，你現在講這個是會集本，又是居士會集的，恐怕佛門當中有很多大法師、長老，他們會有意見，他們不同意。所以這個事情就暫時擱置下來。

所以到台北來，他就講《楞嚴經》，《大佛頂首楞嚴經》。我十九歲第一次聽我們淨老和尚講經，就是聽《楞嚴》，在台北市龍江街蓮友念佛團，這個是五十幾年了，那時候在那邊講《楞嚴》。講《無量壽經》會集本，是李老師往生那一年，他從箱子裡拿出來，交給我去找印刷廠來估價印一萬本，給老師做紀念。當初他是從箱子拿出來，叫我去找印刷廠來估價，印了一萬本，印出來就跟同修結緣。當時台北華藏景美圖書館的同修，大家沒看過這部經，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因為我在家讀的《無量壽經》是康僧鎧翻譯的那一本，這一本我沒看過。所以很同修說，師父，這一本我們都沒看過，請師父來講。所以在台北景美華藏佛教圖書館，講這部經的因緣是這個緣起。這個緣起就開始講，開始講，我們師父勸大家讀誦這部經。大家都很歡喜，讀了很歡喜，很順口，的確會集得是非常圓滿。有很多法師反對會集。如果像《金剛經》、《法華經》，其他的經典，那個就沒有必要，那佛講一次，內容出入不大，那不用會集。《無量壽經》內容出入那麼大，你沒有會集，的確大家要受持讀誦就不方便，除非你要全部去讀。而且原譯本翻譯的文字，有

些是依照印度（外國）文字，它倒裝句的，文法不一樣，中國人讀起來不習慣，不順暢，所以就有會集的必要。所以這個會集本拿出來，大家都讀得非常歡喜。但是當時在景美講這部經，還沒有成立淨宗學會，只是講這部經。我記得第一次，那個時候只有錄音帶，九十分鐘的錄音帶，TDK的錄音帶，好像講了九十次，講九十次，第一次就是九十卷錄音帶，一次一個半小時，就直接講經文。

後來到美國弘法，美國同修邀請到美國弘法，我們師父在美國德州達拉斯也成立一個達拉斯佛教會，一九九一年成立的。到美國各州，到華盛頓DC，也擔任華府佛教會的會長，同修請他去講這部經。當時我們師父是住在達拉斯，他就住兩個地方，另外一個地方就韓館長她兒子住的地方，在聖荷西。那邊有個美國淨宗學會，現在是楊居士在當會長，很多年了。再來就是南加州洛杉磯。他就是主要這兩個地方比較常去，達拉斯是為主的，其他各州同修紛紛請他去講經。有一次華盛頓佛教會同修請北京的黃念祖老居士到DC去弘法。黃念老他也是金剛上師，密宗的。他們要請，當然就先給會長報告，他們說想請北京黃念祖老居士來，打電話到達拉斯給我們師父上人。師父說，我們修淨宗就修淨宗，不同宗派我們還是不要請。後來我們師父再問，那你請那個人是叫什麼大名？他們說是黃念祖，黃念祖老居士。他聽到這個名字，好像很熟悉，好像在台中曾經聽李老師講過，李老師學經教的老師是梅光羲老居士。當時在民國初年，在家大德，南梅北夏，南方是梅光羲，北方是夏蓮居，他兩個是很好的同參道友，常常在一塊切磋琢磨。他就想起來了，這個李老師講過，黃念祖老居士好像是梅光羲的外甥。結果我們師父再問他們，是不是跟梅光羲有關係？他們說是！他的老師夏蓮居（做會集本的夏蓮居老居士），黃念老跟他學淨土。我們師父聽到這樣，那趕快請，趕快請。因為黃念祖老居士，他密宗、禪宗、教

下、淨土，禪教密淨他都通，算是通家。所以我們師父就飛到華盛頓去跟他見面，兩個人一見面，相見甚歡，一見如故。因為黃念老在大陸弘揚夏老居士的《無量壽經》會集本，我們師父在海外弘揚夏老居士《無量壽經》的會集本，兩個人見面就很歡喜，都在弘揚同一部經典。

黃念老當時他就給我們師父建議，給我們淨老和尚建議，他說他的先師（他的先師就是夏蓮居老居士）在世，他有提倡一個名稱叫「淨宗學會」。淨宗學會就是過去我們中國傳統蓮社，像現在我們台灣還有幾個蓮社，台北蓮社，台中蓮社（李老師的道場），高雄有個鳳山蓮社，台東有個台東蓮社。蓮社就是專門修淨土的，因為極樂世界蓮花最多，所以叫蓮社，社是社團，社會團體。蓮社是比較古代的名稱，現代人恐怕聽到蓮社不太能夠體會，到底這個蓮社是什麼意思。所以夏老居士也就提倡學會，現代人比較聽得懂，「淨宗學會」就是學習淨土宗的一個會所，大家聚會在一起學習的。提倡出來，在大陸也沒有正式成立，黃念祖老居士就給我們師父上人講，他說我在大陸成立這個不方便，他就勸我們師父說，你我都弘揚這部《無量壽經》會集本，先師提倡這個淨宗學會，你可以在海外成立。因此這個淨宗學會，第一個成立的是在美國，在美國成立的。但是這部《無量壽經》會集本，第一次講是在台灣台北景美華藏圖書館。但是當時講，沒有成立，是在美國。後來又到加拿大去講這部經，反而美加都比較早成立。

後來回到台灣，我們師父也建議韓館長（那個時候淨宗學會沒有會址，那是圖書館），請韓館長成立華藏淨宗學會。當時館長她說，她沒有意思要成立。後來屏東（我們這邊是算新埤，屏東縣的新埤），屏東縣的屏東市一個屏東淨宗學會，那一個它是最早成立的。那個時候成立，我們跟老和尚跟韓館長還來給他們開幕。但是

現在那個淨宗學會還有沒有繼續，我就知道了。因為原來成立的那個也是台北景美華藏圖書館的老同修黃信安居士，他現在也出家了。我們老和尚往生，他們夫妻都出家了，也有到台南極樂寺去上香，碰到我，跟我講，他說他已經八十歲了，他還跟我講，以後念佛堂要給我。我說我也老了，你會往生，我也會往生。所以後來我們在淨宗學會交流當中，我們在新埤這個念佛堂，我們是長期比較有互動，長期有互動。屏東當時成立那個淨宗學會，那時館長走了，人家屏東都成立，我們也來成立，所以華藏淨宗學會，原來是在台灣最早成立的，因為這個因緣，就是比較慢一點。

韓館長往生，台北信義路陳永信居士提供一個房子要給老和尚用。老和尚當時到新加坡去弘法，就問我要不要去接？他說我接，他才答應，如果我不接，他也不答應，他說他沒時間。後來我也同意了，我說師父你回來，人家要供養你，如果師父回來願意來這裡，我接下來管理，給師父海外回來有一個落腳處。後來我們師父上人也同意了，他說以前在景美華藏圖書館，華藏淨宗學會是附設在華藏圖書館，把那個地址遷到信義路來，這個因緣是這樣的。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華藏淨宗學會就有自己的一個會址，以前是附設在華藏圖書館的。

這是把淨宗學會的緣起，跟大家做一個報告。今天我們德國的同修顧頡鋒居士，他到台灣政治大學讀宗教系（在德國就讀宗教系），有緣到我們華藏淨宗學會接觸交流，他現在在讀博士，論文就是專門寫我們淨老和尚淨宗學會這個系統，做一個田野調查。今天聽說我來這裡跟大家結緣，他也特別來訪問我們屏東新埤念佛堂，這個緣起。就是在寫我們老和尚弘揚傳統文化、弘揚佛法、弘揚淨土法門，這個系列的因緣，他在寫這個論文的報告，現在在政大讀博士。所以今天這個因緣也非常難得，就是重新把我們淨宗學會成

立一些緣起簡單跟大家報告。

淨宗學會，我們主修的經典就是夏老居士這個會集本。在日本我也申請一個，在日本的華藏淨宗學會，就是日本華藏淨宗學會。在英國我也申請兩個，一個是英國華藏淨宗學會，一個是英國阿彌陀佛華藏淨宗學會，申請了兩個，在倫敦。日本在東京，申請了一般的社團法人，目前也是我擔任理事長。在日本申請華藏淨宗學會，在英國申請華藏淨宗學會，我不止把學會的宗旨列進去，我們主修的經典就是《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就是這部經典。這部經典是我們主修的經典，那其他的經典，我們都可以做為補充的，其他大小乘經典，甚至其他宗教的典籍，像老和尚最近提倡的傳統文化，《弟子規》、《感應篇》、《十善業道經》，統統是可以做為補充說明《無量壽經》的。因為《無量壽經》它一展開就是一切經，《無量壽經》講得非常圓滿，從作人講到作佛，作人的部分就是傳統文化，你看《無量壽經》三十三品到三十七品，「往生正因」、「三輩往生」，它都有分品位的，這個就非常殊勝。

我們淨宗學會有很多人來問我，成立淨宗學會要什麼條件？我說我們老和尚也沒有組織，不像我們台灣的四大山頭都有組織。顧頡鋒居士在德國都知道四大山頭，但是不知道淨宗，到台灣來才知道有淨宗學會。因為我們沒有組織，所以名氣也就沒有四大山頭那麼大。因為我們老和尚他提倡各自獨立，弘法是可以互相支援，但是行政事務都是各自獨立的。彼此沒有隸屬，各自獨立，但是弘法可以互相支援，他老人家提倡的是這個。所以我們現在跟各淨宗道場都是互相支援，這樣的一個性質。特別是法寶流通，我們華藏做出來都會寄發到全世界的淨宗學會，有需要的，我們都寄。我們的友會，他們有做，他們也會寄，但是我們華藏是比較久，做得比較長時間，比較多。就是我們老和尚他弘揚的這個系列，這些經教，

包括現在的傳統文化。我們過去到現在，華藏淨宗學會成立到今年，也是二十三年了，進入二十四年了。印《乾隆大藏經》、「地獄變相圖」，這些傳統文化老師講的影音，我們文字校打（校對、打字），上字幕，再提供給各淨宗道場，還有衛星電視、華藏衛視，我們也提供給它去播放。我們做這些工作，等於印光祖師當年辦的弘化社一樣，就是專門印經、印善書流通的。所以我們現在華藏淨宗學會，我們後來又成立一個財團法人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也是效法我們淨宗十三祖印光祖師，他一生就是專門做印經、印善書流通的這個工作。所以我們印出來的這些法寶，這些影音，講經弘法的，還有講傳統文化的，這個都向全世界去流通，免費寄送流通，這個是互相支援的一個主要項目，其次就是做三時繫念法會、打佛七這方面。

我們在二〇〇八年，在我們師父上人淨老和尚他的家鄉中國安徽省廬江縣實際禪寺，我們老和尚當時看到災難很大，啟請當時的住持滿公老和尚啟建百七繫念護國息災法會。到現在我們台北雙溪，也做第七個百七了。我在大陸做百七，二〇〇八年做到二〇一〇年的三月二十五日，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五開始，做七百天。二〇一〇年一月，我們淨老和尚回到台灣，也勸我們雙溪也要做百七。當時好像高雄，南部這邊八八水災，他回來治牙齒，他就勸我們要做護國息災。做完了，我再去請示，他說還要繼續做。做了三次的百七，再請示，他說做七個百七。現在做七個百七了，前後做十二年了。三時繫念也是我們海內外跟各淨宗道場交流的一個項目。這個也很多，淨宗學會道場我們都有去交流這個法會，還有法寶寄送流通，在全球都有。這是我們華藏淨宗學會做的一些工作，流通經書法寶、打佛七念佛、做三時繫念，這些法務方面的。以上就報告我們淨宗學會這些年來做的一些事情。

我們淨老和尚今年往生了，當然大家都很捨，大家希望他老人家住得時間愈長愈好，但是他老人家化緣已盡。因為新冠狀病毒的疫情，到目前還沒有解除，是有比較緩和，但是還是滿多的。這個三年當中，有很多地方做法會，甚至講經、辦活動，也都暫停了。那要看明年，今年快過去了，要看明年。一般我們中國講，「大疫不過三年」，大疫就是最大的瘟疫，大概就是三年，今年是第三年。今年過去，看看明年這個疫情會不會慢慢下降。這個疫情也是給我們這個三年全世界一個衝擊很大，各行各業，各國都受到衝擊，這個是我們地球人類的共業。這個共業依照佛經因果論來看，就是我們人類造殺生的業太重，這是因，果報就是戰爭、瘟疫、水災、火災、地震、氣候不正常等等，這些天災人禍，這個是我們人類的共業。共業當中有別業，共業當中，你可以自己修，你一個國家修，這個國家跟其他國家的業就不一樣，有的比較嚴重，有的比較不嚴重。個人修個人的別業，跟大家的共業又不一樣，所以自己可以修。

我們還是依照老和尚的開示，學習傳統文化，斷惡修善，一心念佛，求生淨土，必定能夠消災免難，肯定是可以減輕災難，這個我們一定要有信心。所以老和尚往生了，他的影音，他留下來這些弘法的資料太豐富了。我們整理出來他老人家的講記，分量都超過《大藏經》，太多了。影音，還有紙本的這些書籍，都非常豐富、非常多。所以我天天聽聽經，聽聽他老人家開示，就好像感覺師父沒有離開我們。為什麼？因為早年我在景美華藏圖書館，有比較長一點的時間跟我們師父相處，但是也不是很長，也不是說一年，整年都跟師父在一起。他老人家出國弘法，一出國就三個月、半年，我們一年能夠相聚一、兩個月就算很長了。後來我離開圖書館，我們師父送我到彰化淨宗學會去當會長。然後我們師父到新加坡去了

，又到澳洲，到歐洲去，到香港，跟他相聚時間又更短了，有時候只是做法會，去參加活動，幾天的時間。那幾天也不是住在一起，就碰個面。平常我們跟師父在一起都是在網路，以前有DVD，看他老人家講經，那個時間長，要兩個小時，你天天聽就天天跟師父在一起。所以我們老和尚往生，我天天聽經，我感覺師父都沒有離開我們，他的法身舍利都在。所以這些影音，我們天天聽，老和尚就是跟我們同在，他只是肉體不在而已，但是他的法身舍利太多了，太豐富了。現在這個網路很方便，連手機都可以聽。所以大家多聽經比較重要，他老人家的開示，這個比較重要。這個法身舍利比較重要，肉身舍利只是個紀念。看到肉體舍利也要想到法身舍利，我們老和尚在世他教我們什麼？教我們要學什麼？這些要常常提醒我們自己，要認真努力來修學，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是一個歲末聚餐，我們俗話叫尾牙，今年我比較提早一起，因為明天要到台東淨宗學會去做法會，就想到走到台東了，大概台灣也走一半了，例行性每一年的巡迴，就利用這個時間，我們順便就巡迴了。所以往年都是在月中的時候，就是國曆過年一月份才要來巡迴。今年因為配合台東淨宗學會這個法會，就提前在十二月。這個也剛剛好，前天才冬至，這個時間我們來歲末聚餐，也是很適合。在我們中國講，農曆十二月就是臘月，就是一年最一個月。我們在這個月裡面，大家來聚一聚，我們歲末聚餐，這個也是我們一個例行性的，我們淨宗同修大家一個交流，利用這個機會大家互相來做個交流，有心得報告那是更好。總之我們就不要忘記我們淨老和尚平常的開示，大家多聽經、多念佛、多讀經，特別《無量壽經》會集本要常讀，這個對於我們修學淨宗有很大的幫助。我們這一生遇到淨土法門，我們都要同願往西方，大家共同發願，信願念佛，求生淨土。

好，我下午還要趕到台東去，今天中午就跟大家聚一聚，我們堂主藍居士發心供齋，我們同修居士都發心來一起供齋，非常感謝大家的接待。下午顧頡鋒居士就有比較長的時間跟我們藍居士交流，有什麼問題可以向他請問，提供給你寫論文做參考。好，在這裡跟大家拜個早年。祝大家新年快樂，六時吉祥，身心健康，事業順利，闔家平安。阿彌陀佛！